



# 红光村里杏花香

□ 许实

杏花次第绽放时,红光村最烂漫。红光村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酒泉市金塔县金塔镇,近2万亩果林在春风里陆续醒来,尤其是杏树,小小的芽苞早就布满枝条,在四月初的某个黎明,像礼花一样开遍村庄。这是红光村人养的杏花。

最老的杏树也长了四十年了,最早养杏花的人留下一片杏花给红光村。红光村人继续养着杏花,一年一度,哪一个芽苞鼓起来了,哪一朵杏花最先绽放,他们最清楚。

现在,红光村依托杏花打造乡村旅游,举办杏花文化艺术节、农民歌手大奖赛等节会活动,吸引周边的人们参观游玩。当你走在杏花村的街道上,杏花扑啦啦在头顶开放,白里透着粉红的花瓣,像雪像雾,不由得让人遐想联翩,或邂逅一场奇遇,或走进某个场景,总能让你感到美和喜悦。走在杏花村的街道上,那些掩映在杏花里养杏花的人倒很忙碌,他们在自家门口把手工黑醋、粉皮、面筋、挂面卖给游客,把油炸软糕、麻辣烫、杏干卖给游客,让游客玩了、吃了,把乡村味道带走。

那双养过杏花的手,也酿造黑醋。几十缸醋糟在阳光下晒着,这些应该是去年秋天做好的,崭新的麦子,刚从麦穗里回到粮仓的麦子,被淘洗得十分干净的麦子,在黑铁锅里沸腾的时候,阵阵麦香味沁人心脾。麸皮早就准备好了,也是新麦子磨的。酵母是夏天做的,当煮熟的麦子和麸皮完全融

合后,吸收了阳光能量的酵母开始发酵,一层层、一圈圈把热量传递,此时,翻炒成了最主要的程序,大气喧天里,让醋糟均匀、松散是一门技术活,也是一种体力活,粗手大脚的养杏花的人却干得很仔细,很专注。

让醋糟变成液体醋叫淋醋,把完全发酵好的醋糟,放入下方有小窟窿的瓦坛内进行浸泡,泡几个小时就可以拔掉瓦坛下面的塞子进行淋醋了。淋出的醋晒个把月,颜色变成棕红色,闪着宝石一样的光泽,尝起来有种太阳的香味。养杏花的人是把阳光的味道奉送给游客。

养杏花的人也用浸满醋香味的双手给杏树嫁接。他们懂得杏树,知道李子树、桃树可以与杏树嫁接,但是,樱桃树就不可以和杏树进行嫁接,因为它的亲和力比较弱。在秋季,选择健康的枝条,饱满的芽口,将准备好的削芽贴到砧木切割的地方,然后包扎好,行云流水般的动作,只在几分钟内完成。在春季,过早或过晚嫁接都会影响生长,在树液还没有开始流动,气温很低时不能嫁接,过晚砧木、接穗已萌芽影响成活率,选择叶芽萌动时嫁接最理性。这些是多年观察的经验,是养杏花人的技艺。

养杏花的人熟悉杏树、杏花和许多植物及土地。他们知道杏树在什么样的土壤里最容易活,什么时候树液会流动和停止,流动的树液多长时间让枝干变得柔软,能看到第一个萌动的芽眼,能

感受到节气的力量,催促花苞醒来,像火种一样点燃花苞绽放的火线,能听到花开的声音,那像鞭炮一样炸裂的声音,在夜间异常喧嚷。他们知道,杏花绽放就像灯火那样扑闪扑闪,几天就点燃了枝头,让一棵树、一片树林相继陷落,让光秃秃的枝头热闹非凡;他们懂得杏花神秘的语言,和春风和蜜蜂说些什么;他们和杏花一样宁静,又昂扬向上,每天和杏花一起,在阳光里劳动。当活生生、轻盈盈的杏花站在枝头,接受晨阳照耀时多么骄傲;当圆润、薄亮,被淡淡的粉色色晕染,蝉翼似的五片花瓣捧着蕊蕊接受无数目光时,那种恬静的生命姿势令人心仪。这是养杏花的人奉献给人们和大地的礼物。

在杏花村,你会看到四十年的绿杏、香妃杏树嫁接着李广杏,三十年的喜杏树嫁接着太平红杏,这是养杏花人的新尝试。可是现在,不管绿杏、香妃杏、喜杏还是李广杏,一朵接一朵开满枝头,分不清是谁了。

鸟是懂得美感的。尤其体形简洁、娇小、素朴的麻雀喜欢待在茂密的树林、盛放的花丛。眼前,开花的杏树上就有成群结队或单独的麻雀,反复地歌唱那支古老又新鲜的歌,或者吃几口花瓣和花蕊,或者嬉戏,总之,它们在杏花里要待很长时间。

那一层层、一叠叠杏花开得盛大、素净,像摇曳在夜空的星辰,也摇曳在养杏花人的梦里。在杏花村,梦里梦外都是繁花。

## “甘报情缘”

——《甘肃日报》创刊75周年征文启事

1949年9月1日,《甘肃日报》在兰州人民欢庆城市解放胜利的時刻诞生,到今年9月1日将走过75周年的历程。回眸岁月沧桑,有我们矢志不渝的坚守;踏上时代征程,是我们接续不断的开拓。

走过75个春秋的《甘肃日报》,离不开省委、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与亲切关怀,离不开社会各界广大读者的支持和厚爱。为纪念创刊75周年,《甘肃日报》举办“甘报情缘”征文活动,无论你是甘肃日报社的工作人员,还是深受《甘肃日报》影响的热心读者,你讲述的故事,将是赠予《甘肃日报》创刊75周年的珍贵礼物。

一、征文要求:  
围绕纪念《甘肃日报》创刊75周年

主题,结合自身经历与工作实际进行写作。强调实名原创,内容务必真实,有故事、有细节、有感情。来稿体裁以散文、随笔、诗歌为佳,文稿字数3000字以内,诗歌30行以内。

二、截稿日期:  
2024年9月底。  
三、投稿途径:  
来稿请发送至邮箱 gbzhl@126.com,并在“邮件主题”处注明“甘报情缘”征文。

## 甘报情缘

《甘肃日报》创刊75周年征文

## 提着篮子寻春芽

□ 唐女女

四月初的某个下午,我提着篮子到县郊附近去采新鲜的蒲公英和车前草。

蒲公英,当地人习称花花苔。陇东黄土高原上的北麓之地,经历了漫长而寒冷的冬天之后,春天的气息最早是从那些向阳的土地上萌发的绿芽中体现出来的,蒲公英就是其中的一种。而它更引人注目的还有几乎同时点缀在绿叶上的点点黄花,顶在细细的茎管上轻轻摇曳着,色泽鲜艳靓丽,春的气息呼之欲出。

黄土高原干旱少雨,特别是春天,蒲公英能破土而出并随处而生,足见其耐寒耐旱的习性。

果然,就在郊区附近公路两边行道树下的土地上,到处都长着蒲公英,它们或独生独长,或簇簇成堆,或花色明艳,或花蕾正孕。

药典记载:蒲公英味苦性寒,有清热解毒和消痈散结之功效。人们对药食两用,甚至更多时候是当作野菜食用的。

我采挖的药材还有车前草,车前草又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车前前,几乎人尽

皆知其有利尿的作用。药典中对于车前草有这样的记述:车前草味甘性寒,具清热利尿、祛瘀凉血和解毒之功效,全草入药。

这里车前前随处可见,就连房顶上砖缝里石砾中,只要能落住土的地方,就能长出来,依托这片土地生生不息。

在我采挖这两种草药的同时,又看到很多白蒿蒿,多长在还未下种的田地里,均匀而繁茂,就像有人特意种植的一般。白蒿蒿学名茵陈,味苦辛,性微寒,有清利湿热,利胆退黄之功效,我顺手挖了许多。或许是想起母亲说过,她年少之时,正是通过采挖药材挣得学费;又或许是听说说春时把白蒿蒿当野菜吃可以护肝明目,总之,潜意识里对白蒿蒿也是有着某种情愫的吧!

顺路走了挺远,又看到许多的野菜,如苦苦菜,也是一味清热解毒的草药,我之前用它和马齿苋捣碎贴过腮腺肿痛。想吃,去采就是了。

陇东黄土高原资源厚实,这里的土地出产什么,这里的人们就怎样生活。

## 坐火车上班的日子

□ 尚友文

居住在长城脚下的嘉峪关,工作在铁路沿线站区,每天乘坐火车是我们沿线职工的主要通勤方式。

来往于长城内外,往往是晓送残星、夕迎落霞。

早上起得早,街上行人极少,城市好像还没有完全苏醒。路上即使有同行者,也是匆匆坐通勤车赶着去上班的。路灯萤黄,野旷萧索。有时可见星斗稀疏,月色冥漠。

快速赶到火车站,登上等候在站台上的通勤车。通勤车准时开出,窗外戈壁滩上一堆一堆的沙丘,一丛一丛的骆驼刺,都倒影似的迅速离我们远去。可以听见车厢外除了火车的鸣笛声外,一会儿停车,一会儿开车门,一会儿有同事下车上车的声音。这些声音犹如音乐会上分布在不同位置的各种乐器合成的旋律,好像是通勤职工“上班协奏曲”的前奏部分,真实演奏着我们生活乐章的序曲篇章。

通勤车就那么几节,座位不固定,坐在哪个位置都可以,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。

上了通勤车,找个角落坐下来,大多时候我会捧出一本书,借着昏暗的灯光慢慢阅读。相当一部分的世界名著,我是在乘坐通勤车的往返路途中间读的。尽管车厢内照明不好,但阅读带来的愉悦是持续久远的。

一个多小时,通勤车开到工作的小站,天色向曙,一天的工作开始了。

下午下了班,仍然要乘坐通勤车回家。

下班的途中,透过通勤车的玻璃窗向外望去,铁道两旁的景色格外美丽。当列车运行时而站停时,车厢的窗口仿佛变成了五色斑斓的镜框,好像在一帧一帧变换着沿线图片库里的优美风景画。从火车的窗口望去,在夕阳的映照之下,一峰一峰的山峦向后移去,宛如大海之上排列着的满载货物的轮船,又像宋人山水画中的远景,依依有温存和惜别的余情。

在这一区段往返的时间久了,总感觉日子好像是由一节节火车的车厢组成的。每次乘坐的车厢并不固定,从周一到周五,把通勤车短短的几节车厢都坐了一遍。新的一周再上班时,随意的,找个座位坐下来,其余的几节车厢恰好需要一周时间可以挨个去乘坐一遍。

在沿线工作的职工互相之间也许叫不上名字,但时间一长,大家觉得面熟,在其他地方如果碰到,立时有一种亲切感,也会点点头或者问声好,打个招呼。

回程的通勤车也需要一个多小时,到站停稳,回到长城脚下的嘉峪关火车站。夜幕降临的戈壁小城别具韵味。这

## 张家川行吟

□ 匡晖

秦家源怀古

登高千古意,俯仰慨春秋。  
牧马秦非子,平戎汉列侯。  
杜工诗墨瘦,丝路物华幽。  
关陇今朝美,坦途招客游。

关陇古道

从来屏障固,戍士尽思乡。  
草隐千重石,风寒九月霜。  
关山成梦事,陇水断人肠。  
丝路东西贯,通途不复荒。

马家塬车舆博物馆

丝路交融地,大千瑰宝藏。  
戎车饶璀璨,秦马记沧桑。  
再睹文明史,重开智慧光。  
神工匠心巧,岁月自流芳。

## 心底的讨赖河

□ 韩治忠

有一些绿  
要用鸟鸣书写  
有一些绿  
要用风花雪月  
有一些绿  
要用疼痛书写  
有一些绿  
是一座山河  
有一些绿  
要用铁书书写  
有一些绿  
是一场雨雪  
只是,我心底的那个讨赖河  
将所有的绿  
揉揉成泛着不同颜色的季节

## 漳河里的水鸟

□ 景协民

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  
从来不提前打一声招呼  
我还没来得及通知家人,朋友  
还没有为它们准备好阳光,微风  
以及一个悠闲的下午  
就已在清冽的漳河里悠然自得地  
觅食,嬉戏,梳理羽毛  
在冬日暖阳下翩翩起舞,在  
潺潺流水声中幸福鸣叫  
它们旁若无人的样子  
让在岸边驻足凝视的我  
确信这些苍鹭,银鹭,骨顶鸡,绿头鸭  
一定是漳河阔别已久的子女  
你看,有几只踏上新的路途时  
还在河道上空依依不舍地  
盘旋,回头……



## 百花

第3241期

欢歌

〔中国画〕

吴改芳 作

## 春夜喜雨

□ 沈文炳

时令一到,春的气息便在山川、河流、村庄弥漫开来,催动着万物复苏,新生命欣欣勃发。

我的老家庆阳市环县张家沟,是陇东高原千沟万壑中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。黄土地上繁衍生息着祖祖辈辈的老家人,清甜甜美的河水滋养了老家的万物生灵。

过了立春,太阳一天比一天暖和,向阳的河湾,冰层开始融化。过了雨水,河水完全挣开了一个冬天里的束缚,跳跃着,欢笑着,向远方流去!

向阳的山洼洼也悄然变化着,在和煦的春风里渐渐有了些许绿意。蛰伏了一个冬天的麦苗,还有地里的野草,在暖阳下从泥土里探出嫩嫩的黄芽,继而变绿。无论怎样的料峭春寒,它们都不会畏缩,努力地向上生长着。“一九生一芽,九九遍地麻。”生命的力量是何等的顽强!

在张家沟,最先感知春天回归的不是“鸭先知”,而是随处可见的白杨树。在人们的不经意间,白杨树便在春日温暖的阳光下,枝干泛出银色的光晕,枝头长出了饱满的苞芽,浑身充满了蓄势待发的活力。

生长于泉边河畔的一簇簇老柳,枝条在早春二月的烟雨里染成了鹅黄色,这是春天到来时最娇嫩的色彩。老柳的枝条在温暖的春风里轻轻地摇曳着,舞动着,清新柔婉,散发出淡淡的清香,使人感到宁静和温馨。

惊蛰过后,张家沟遇到了一场春雨。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了一个晚上。雨声窸窸窣窣,犹如一首轻柔细腻的摇篮曲,在耳畔萦绕。让人不由想到,杜甫《春夜喜雨》中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的诗句。

第二天清晨,细雨依旧洒落着。门前的两棵老樟树,被春雨冲刷得青中泛黄,似乎散发着青春的气息。近处的田野、麦苗、小草,被细雨洗涤得明亮而清新。远处的山峦、沟壑、树林、村庄,笼罩在蒙蒙细雨中,若隐若现。田间的布谷鸟“布——谷——”地啼叫着,使人感受到“子规声里雨如烟”的静谧,有一种“沾衣欲湿杏花雨,吹面不寒杨柳风”的轻松和愉悦。

“春雨贵如油”。一场春雨后,乡亲们纷纷下地,平整农田,耙耩施肥,搭建蔬菜大棚。田野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